

臺灣光復初期歷史 賴澤涵主編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31)，頁 437-471  
民國 82 年 11 月，臺灣，臺北

## 臺灣新軍的搖籃：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 ( 1947 — 1950 )

朱 宏 源 \*

### 壹、前言

臺灣為何會有今天的繁榮？

學術界處理這個問題的途徑有許多種，但是極少人考慮到軍事。而且有許多偏愛經濟，認為經濟的蓬勃發展，是臺灣賴以成功的不二法門。

這種經濟掛帥的看法，只能在和平的時段有效。和平一旦破壞，社會進入戰亂動盪擾攘之中，比經濟還更急要的，應該是國防。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如果不足以抵抗外侮，不足以平定內亂，那麼，其他任何的發展都是脆弱的。

本文即試著從軍事的角度，來找尋臺灣自從光復以來自立重建的軌跡。臺灣在光復以後短暫的五年中，曾經遭逢一次變亂——二二八事變，與一次人口大遷移——近百萬人在幾個月內移入臺灣。前者格局較小，但至今餘波盪漾；後者涉及整個中國的政治、軍事、與思想大鬥爭以及中國的分裂，則影響更為深遠。本文的重點在後者，但並不探討這個大鬥爭、大分裂的本身，而祇關心中國分裂之後早年在大陸上用以統一全國的黃埔新軍，如何在臺灣重生的過程。黃埔軍校的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移植臺灣，有一段曲折而鮮為學界所知的故事。這段故事的內容為何，也正是本文所要交代的。

民國 39 年 10 月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在鳳山復校。由於陸軍軍官學校跟隨當時（38 年）已下野的蔣中正，遷移到成都，並於 38 年 12 月，在撤離時遭遇共軍襲擊，傷亡十之八九。突圍者二千餘人亦失散在川、康山區，（陸軍軍官學校 1969[第 12 篇]：29）其教材、設備等，更不可能轉運來臺。因此，在臺灣「重建」的陸軍官校，其實是一個全新的學校。這個新學校，早期名為「第四軍官訓練班」，是陸軍軍官學校於民國 36、7 年間，分設於全國的七所軍官訓練班之中的第四所。（陸軍總司令部 1954b：505）因為這個緣故，第四軍訓班可以說是臺灣黃埔的搖籃。它的班主任，其為以代理陸軍副總司令名義，專任陸軍訓練司令的陸軍中將孫立人。

孫立人創辦臺灣黃埔的搖籃：第四軍官訓練班（以下簡稱「第四軍訓班」）的過程與細節，過去囿於禁忌，檔案、文件、以及資料等，均難以獲得。今天，因為我國政治民主，社會開放，心胸開放，史料也開放，而且臺灣光復以後的建軍運動，距今也有了四十餘年，因此已經到了冷靜客觀地來探討這個故事的時候。在富足的社會中，吾人欣撫今日之繁榮，更宜追憶昔年之艱辛，以示不忘其本源。更何況作爲一個歷史的耕耘者，把歷史還給歷史，本來就是職責之所在。

## 貳、第四軍訓班籌備緣起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之後，一百五十年來處於衰微紛亂，內憂外患交相侵擾的時期。（John King Fairbank 1987）在這個時期，國家命脈密與軍事相關連，握有兵權者，時常就是國家的主導者。洪楊亂起，前有曾國藩編練楚勇，後有李鴻章編練淮軍，皆穩操國柄。清末國勢更微，袁世凱小站練兵，助其日後統領民國。蔣中正的黃埔建軍，

亦助其自民國 17 年至 38 年，成爲中國之領袖。毛澤東亦明言，槍桿子出政權。此話雖然露骨粗俗，卻一語中的，道出中國近代史的革命本質<sup>1</sup>，也道出臺灣在大陸淪陷以後屹立不搖的根本原因。

方抗戰結束，國軍財枯力疲之際，中共藉蘇維埃俄國之助，乘勢而起。四年之內，時局丕變：國共勢力，快速消長。38 年 1 月，蔣中正正在朝野壓迫之下，自行引退。38 年 12 月，更不得不撤出大陸，自成都逕飛臺灣，永遠離開他統領 21 年的中國大陸。即民國 36 年局勢開始逆轉，蔣中正爲了大量訓練行伍軍官，以備不時之需，參與戡亂行列，決定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sup>2</sup>，並於北平、西安、瀋陽、臺灣、迪化、漢口、徐州，依次設立第一、二、三、四、五、六、七軍官訓練班。（陸軍總司令部 1954b：505）

這七個軍訓班的成立，特別是第四軍訓班，也費了一番周折。孫立人於受命擔任陸軍訓練司令之後，於 36 年 7 月 15 日在南京國防部附近的香靈寺，成立訓練司令部。（許逖 1989：125）並到天津、北平、青島、廣州、南京，以及鳳山等地視察，發現鳳山最適合練軍。在鳳山練軍，蔣最初並不同意，認爲地點太遠<sup>3</sup>。經孫立人加以解釋：「訓練軍隊之處，一定要適合下列條件：一、交通要方便，水、陸皆可通行；二、兵源要充足；三、練兵不能太急切；四、要有新兵，不能只將現有軍人調回受訓。」但蔣仍不同意。後來再經多次秉商，決定將原有的三個訓練處擴增爲七個訓練班，而孫立人則把重心放在臺灣<sup>4</sup>。

蔣中正挑選孫立人擔任陸軍訓練之責，可謂適人適所。孫立人出身清華學校，曾獲得美國普渡大學土木工程學士，維及尼亞軍校學士。返國從軍之後，先後在浙江海州（民國 21 年—26 年）、貴州都勻（民國 27 年—31 年）、印度藍伽（民國 31 年—32 年）等地練軍。海州練軍，使其所領導的財政部稅警總團特科兵團，於民國 21 年一二八淞滬戰役，與八十八師並肩作戰<sup>5</sup>；民國 26 年八一三淞滬戰役，所領

導總團四、五、六三個團，配屬第九集團軍，更數度擊退敵常勝軍久留米師團<sup>6</sup>。都勻練軍，使他所率領的新編三十八師，甫出國門，即在緬甸仁安羌，以一千多人的兵力，擊潰一萬多人的日軍，打出了舉世聞名的救援英軍（七千多人）之戰，獲得英皇頒贈的「帝國司令」（Commander of British Empire）勳章，（孫克剛 1946：7-14）及美國的「豐功」（Legion of Merits）勳章。在豐功勳章上，美國人附有獎狀，內有英文記述，其文曰：（方寧 1963：16-17）

在艱苦情況下，孫將軍表現卓越將才，英軍第一師得新三十八師奇襲之助而獲免全部被殲。於撤退時，孫將軍仍能使其部隊保持完整，到達印度後，其戰鬥力依然如昔，其所表現的英勇精神，對盟軍具有偉大的勞績。

接著，藍伽整訓之後，孫立人所領導的新三十八師，以及後來的新一軍，連續在於邦打出對日軍的殲滅戰（32年12月底），獲得史迪威將軍頒贈的錦旗；（李邦芬 1979：36）在孟陽河谷擊潰由久留米師團脫胎而成的十八師團，蒙巴頓將軍搭機來賀；（Ibid.）在胡康河谷、孟拱河谷、以及接踵其後的卡盟之役、密支那之役、八莫、南坎、芒友、臘戍、以及喬美之役，一連串地擊敗日軍第二、第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三、第五十六五個師團及第三十四獨立旅團，不祇打通了中印公路，更將日軍逐出緬甸。他的戰績，獲得象徵我國極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勳章<sup>7</sup>。

孫立人對付日軍能有如此表現，除個人領導有方，戰略、戰術自創一格之外，其部隊驍勇善戰更是重要。他的部隊為何特別如此？是一個頗值深思的問題。它最不同於其他國軍之處，其為整訓的內容不同。從海州練軍，由財政部資助接受德國顧問指導。都勻練軍，由中央統一督導<sup>8</sup>。（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5：939-941）藍伽森林戰整訓，接受的是美式訓練。這三大類整訓，使孫立人在長期的與多種的督訓之中，體會訓練與作戰之間密切相關的奧義，並且身體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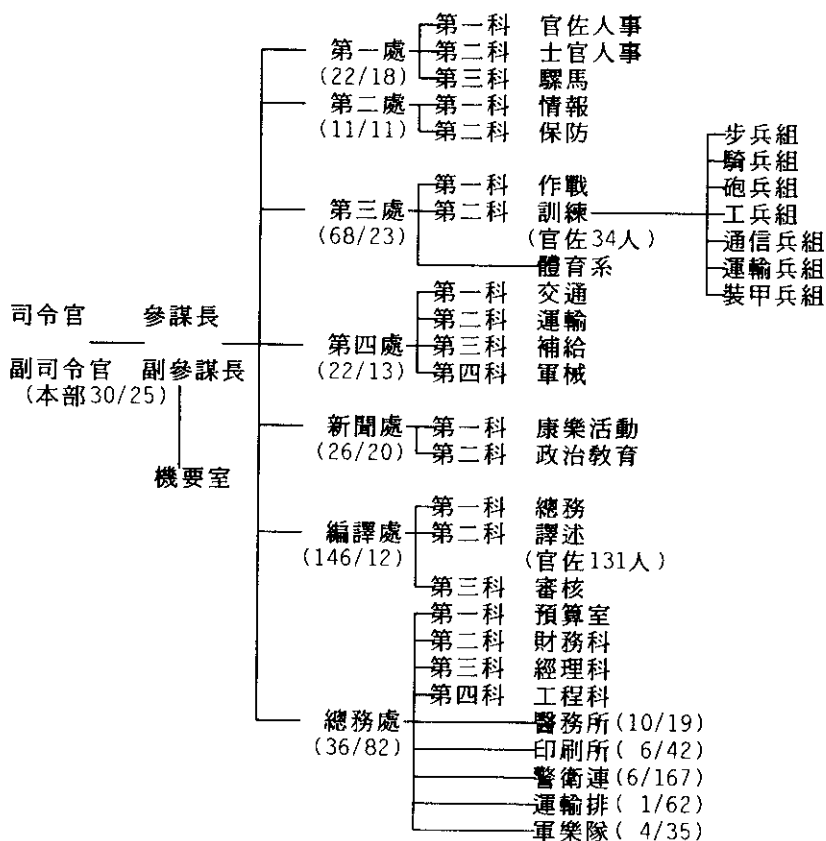
把早年在維及尼亞軍校所學，與返國之後的訓練與作戰完全結合。篤守一面整訓一面作戰的原則，使他的部隊不祇在印緬戰場表現突出，即在東北，亦曾在四平街等地，予共軍以嚴厲的打擊。

孫立人奉蔣中正之命以後，數日之內即提出編制草案<sup>9</sup>，於36年9月18日奉核，成立陸軍總司令部陸軍訓練司令部之組織（見表一）：本部下設第一、二、三、四處及新聞、編譯、總務處。任命賈幼慧（副司令）、唐守治（參謀長）、甘毅（副參謀長）以及姚駿逸、彭青雲、陳麓華、閔銘厚、張佛千、呂寶東、張明信等916人參與部務。（見表二：「（該部）高級主管一覽表」）該部編制最龐大的是編譯處（158人）。其譯述人員在南京公開招考，並於錄取後即刻展開翻譯工作。自成立至年底，在三、四個月的時間之內，共完成校官、尉官、軍士隊全部課程表34份、領導才能講義1份、戰地教範15冊、視察報告10份、組織系統表5份、與美軍顧問團備忘錄等一百多種，及審核譯稿（英翻中者，如：Leadership, General Staff Coordination, Draft-Guide for Staff Officers等八種；中翻英者，如「第四軍官訓練班附設軍官、軍士大隊組織系統表」等兩種）<sup>10</sup>。

孫除了本人親自三度赴臺勘查地形之外，（方寧 1963：27）亦派遣副司令賈幼慧少將於7月29日先行率領偵察組來臺。幾經研商，準備以鳳山一帶作為「陸軍軍官學校臺灣軍官訓練班」的班址。訓練班的這個名稱，到了年底，由於全國各地陸續成立其他的訓練班，才改名為「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sup>11</sup>。

36年8月，陸訓部加派副參謀長來臺，協助已在臺之賈副司令，於高雄成立陸訓部臺灣前進指揮所。該所任務如下：1. 指揮已抵臺待訓之二〇五師之部隊；2. 營房及訓練基地之準備事宜<sup>12</sup>。

表一：陸軍總司令部陸軍訓練司令部組織系統表 (1947.9.)



資料來源：1. 李邦芬，漢家營，手抄本，頁75-79。

2. 「為陸軍訓練司令部編制表修正頒發希知照由」，國防部卅六署職字第6148號代電，民國36年9月18日。國防部史編局檔案，582.2/7421.6：「陸軍訓練司令部編制案」(三)

- 說明：1. 總務處於36年12月擴編為營務處。  
 2. 本部編制內並無外籍顧問。  
 3. 體育系後來擴大為體育處，自36年至42年，共羅致教官762人。(漢-126)  
 4. 表中有關人數統計，分官佐與士兵兩類，並以“/”符號區分。如：「本部 30/25」，意即本部有官佐30名，士兵25名。

表二：陸軍總司令部陸軍訓練司令部高級主管一覽表  
(1947-1950)

司令官	孫立人中將	Virginia軍事專校
副司令官	賈幼慧少將	Stanford砲兵專校
參謀長	唐守治少將	黃埔5期工科
副參謀長	甘毅少將	黃埔7期，英國劍橋工學士
副官處長	姚駿逸上校	(田世英上校)
(第一處)		
第二處長	彭青雲少將	(蕭學良上校)
第三處長	陳麓華上校	黃埔10期，美參謀大學
第四處長	閔銘厚少將	(楊子餘上校)
	(倪應中上校)	(周力行少將)
新聞處長	張佛千少將	
編譯處長	呂寶東少將	(吳燦楨上校)
總務處長	張明信上校	
(營務處長)		

資料來源：1.李邦芬，漢家營，手抄本，頁75-79

說明：1.括弧內者為繼任主管。

2.本表不全，仍待補充。

36年10月初旬，軍官訓練班編制分發到部，使該訓練班，除了整訓行伍軍官之外，更能培育新式軍官。而選擇鳳山作為軍訓班班址的議案，也於此時終於得到確定，同時決定於翌(37)年2月間招收學生<sup>13</sup>。36年10月13日，陸訓部本部人員抵達基隆，並即轉運赴高。10月20日，臺灣前進指揮所撤銷。陸軍訓練司令部自此移至臺灣，與第四軍訓班一起座落高雄縣的鳳山鎮。

## 參、第四軍訓班的成立

鳳山鎮在日據時期稱爲高雄州鳳山郡鳳山街，守軍爲日本混成第一百旅團<sup>17</sup>。該旅團防守區，以高雄爲主。高雄在戰略上極爲日人所重視。高雄一帶除了左營軍港爲高雄海軍大本營之外，亦有機場多座，分佈在岡山、高雄、阿蓮（以上爲海軍機場）以及小港、鳳山、屏東（以上爲陸軍機場）<sup>15</sup>、更有多種倉庫（包括燃料、兵器、彈藥、糧秣、被服、船舶兵器等重要軍事物資）分別座落在岡山、高雄市、鳳山等地，其中更以鳳山爲最重要。根據統計，臺灣地區日本陸軍工廠倉庫建築物，以建坪而論，則高雄州鳳山郡的鳳山街高居榜首。它的重要性，不祇遠遠超過所有其他任何一個地區，而且把其他地區所有倉庫的建坪面積加起來，也祇有 47.268 坪，與鳳山街的 335,364 坪，簡直無法相比。倉庫如此，其他相應必需的營區和軍眷住宅自亦衆多，因此形成一個極爲優厚的先天條件，吸引了孫立人及賈幼慧等人。

但孫立人等並非接收這筆寶藏的第一批人員。民國 34 年日本投降，負責接收高雄地區的，有好幾個單位<sup>16</sup>。其中最重要的，自非陸軍第六十二軍莫屬。第六十二軍由軍長黃濤中將率領，於是年 10 月 18 日至 26 日登陸，11 月 14 日開始接收<sup>17</sup>。六十二軍軍部駐紮臺南。負責高雄地區防務的，其爲一五一師<sup>18</sup>。該軍於接收期間，以輪流訓練方式積極整訓。於隔年 7 月，奉令改編爲陸軍整編師，師轄三旅，每旅 2 團，並於 8 月由臺灣內調，在秦皇島登陸，投入剿共任務<sup>19</sup>。

六十二軍離開南臺灣之後，自 35 年 8 月至 36 年 8 月，先有憲兵之接管。後來二二八事變發生，復有若干部隊進入臺灣。因此，高雄一鳳山一帶的軍事接管，至少三度易手。等到陸訓部移駐，其營房倉庫，已因歷經抗戰時的美機轟炸、日軍撤退時的破壞、以及我國國軍的一度使用，及相當時日的荒廢，而非昔年所能比擬。然因日人早年已將鳳山當作訓練基地，其「基本房舍爲日造永久樓房，均係混凝土、



鋼筋建築，異常堅固。每幢樓房上下四週，均建有走廊，無日晒雨淋之虞。」（陸軍軍官學校 1969〔第11篇〕：19）而且全區面積有69甲，西距高雄市區9公里，東去屏東19公里，鐵、公路縱橫，交通發達。因此，孫立人於36年8月31日抵臺，決定在該地籌辦「臺灣軍官訓練班」（Ibid.）。

同年10月1日，孫立人在鳳山鎮開辦臺灣軍訓班，自兼主任，並利用上述鳳山營區及附近的軍眷宿舍。該營區共有十餘大棟，排成兩列，每棟都有樓房，原是日軍一個聯隊的兵舍。經過孫立人整修之後，立即開始使用。另有營舍大小達百餘棟，足以容納大量的部隊。此外，附近的五塊厝有大小營房百餘棟，還有灣子頭營區，也可以利用。（李邦芬 1979：47）

10月3日，臺灣軍訓班由京來臺官佐及示範隊學生，首批於基隆登陸<sup>20</sup>。該班成立之初，班部下設三室三組：辦公室、教育組、總務組、醫務組、訓導室、軍需室。由陸訓部參謀長唐守治少將兼任副主任<sup>21</sup>，易培薰上校擔任教育組長<sup>22</sup>，盧旃上校任總務組長<sup>23</sup>，王景佑上校任訓導室主任，段班鑫上校任軍需室主任<sup>24</sup>。訓練方面，為：學生第一、二、三，三個大隊及附設幹部總隊。（陸軍軍官學校1969〔第3篇〕：627）訓練的資料及標準，係根據抗戰時期的典範令以及晚近美國軍事顧問的建議。訓練幹部的選擇殊屬不易，由於該班設在遙遠的臺灣，創設初期簽准調用的各類軍官共612員，但是到了37年1月底，來部報到的，祇有252員（參見表三：「第四軍訓班幹部來源及報到情形一覽表」）。

36年10月26日第四軍訓班第二批官佐由京抵校，一行四百餘人。四天之後，陸軍訓練司令部舉行擴大週會。孫司令官暨唐參謀長宣佈正式就任該班主任與副主任。自此開始，直到39年10月的三個年頭，第四軍訓班班副主任數易其人，但班主任則由孫立人一人擔任。

表三：第四軍官訓練班幹部來源及報到情形一覽表  
(截至民國 37 年 1 月)

新訓練幹部的來源	簽准調用人數	到部服務人數	備註
1.留美回國軍官	14	8	
2.步兵專門學校調用	100	63	
3.砲兵專門學校調用	40	26	
4.工兵專門學校調用	30	13	
5.裝甲兵專門學校調用	20	20	
6.騎兵專門學校調用	30	40	
7.通信兵專門學校調用	30	0	
8.輜重兵專門學校調用	30	30	
9.陸軍大學專門學校調用	25	0	
10.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調用	250	0	
11.新一軍調用軍官	57	57	
12.新一軍調用軍士	400	422	
合 計	軍官 612 軍士 400	軍官 252 軍士 422	

資料來源：陸軍訓練司令部，「陸軍訓練司令部工作報告(36年)」(37.1.~37.2.)，國防部史政局，109.3/1421.2

雖然是短暫的 3 年，但第四軍訓班所訓練的部隊、軍官、軍士以及入伍生，種類與科別繁多，其中有些種類更招訓多次，因此曾經接受過訓練的，根據目前有限的資料，至少應在五十萬人次以上。用為數有限的一個陸訓部，指揮一個人數大約一千的訓練幹部，並且奉命要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之內，達成訓練部隊，使重新投入戰場，擔負戡亂的任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孫立人及他的部屬是如何做到的呢？

## 肆、臺灣新軍的培訓與整訓

第四軍訓班成立的目的，原來是在整訓上面；依據蔣中正的構想，將作戰中的部隊分批調回，予以重新訓練、重新整編，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回爐」訓練。因此，訓練對象並非一般的「老百姓」、青年學生，而是現役軍人，也就是所謂的「行伍軍人」。

接受整訓的第一個對象，是青年軍二〇五師。早在民國 36 年 7 月，二〇五師即奉命調臺，一方面接替二十一師，防守臺灣，一方面接受訓練。8 月 15 日，二〇五師先頭部隊登陸基隆，轉運高雄。由於缺乏運輸船艦，整個師陸續在 8 月 25 日至 12 月期間，分十八梯次抵達臺灣。由於全師之配置幾達臺灣全境，兵力分散竟至班排為止，根本無法集中，更無訓練之可言。（參見圖一）孫立人乃決定，自 11 月 17 日起，在鳳山依次調訓該師團長以下各級幹部，施以短期補習教育。由第四軍訓班附設之軍官隊一個大隊、軍士隊二個大隊負責<sup>25</sup>。但正式名稱則為「陸軍訓練司令部附設幹訓總隊」第一期，三個大隊並於同日舉行開學典禮<sup>26</sup>。典禮結束，即刻展開整訓。（李邦芬 1979：92-94）

軍官大隊之中，又分為一個校官隊與三個尉官隊。從 36 年 11 月中旬起，預訂至翌年 4 月 3 日，將該師校、尉級軍官全部訓練完畢。其中，校級軍官受訓一個月，尉級軍官受訓二個月。軍士大隊方面，兩個月結業，分作兩期，第二期也預訂至 37 年 4 月 3 日結束<sup>2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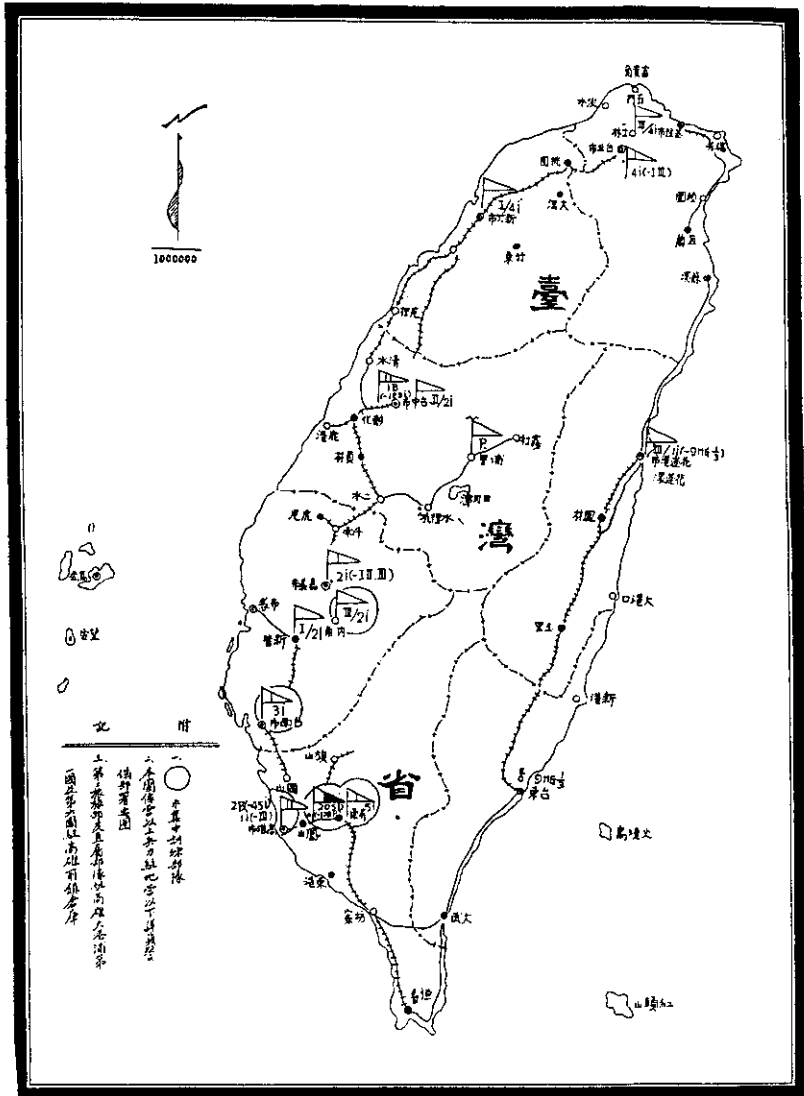
幹部訓練的同時，也須對特種科別，以及對部隊整體加以訓練，以培養相互之間的默契。

專門性特科訓練，須涵蓋各種作戰及後勤兵種。37 年 1 月上旬開始，陸續組成砲兵（37.1.3 ~）、人事經理（37.1.5. ~）、通信兵（37.1.12. ~）、工兵（37.1.15. ~）、騎兵（37.1.26. ~）、文書（37.3.18. ~）、情報（37.3.24. ~）射擊（37.3.25. ~）、以及機械兵（37.4.11.~）

圖一

# 陸軍第二零五師兵力駐地要圖

三十六年十二月



的各種大隊以及訓練班，視實際需要，施予 2 週到 20 週不等的訓練。總計自開訓至第四軍訓班結束，在兩年十個月中，共訓練騎兵 4 期，509 人；砲兵 11 期，共 1,194 人；工兵 10 期，共 809 人；通信兵 12 期，共 2,054 人；機械兵 7 期，共 528 人。而人事經理訓練班則共 9 期，1,385 人；射擊班 1 期，114 人；情報隊 5 期，568 人；文書班 1 期，130 人。另有政工隊，則在 38 年 6 月 5 日開班，第一期訓練八個月，第二期訓練兩個月，共 234 人。（陸軍總司令部 1954a：101）（參見表四：「第四軍官訓練班各類訓練畢業人數總表」）

部隊訓練方面，由於奉命於 37 年 3 月底完成，因此自 36 年 12 月 1 日即行展開，將受訓部隊集中在高雄、鳳山、屏東、臺南、以及嘉義五個地區。訓練分為初期與正期兩個階段。初期訓練有 6 週，著重體能及步兵基本訓練；正期訓練有 12 週。訓練的方向，以大陸戰及剿匪戰為主。目的在培養各個兵員專精於戰鬥技能，以及各兵種之間的協同。訓練的課目，包括：搜索、警戒、行軍、射擊、近戰、土工作業、以及夜間教育。訓練期間，班本部隨時派員考察。並於正期訓練第七週，完成步兵連教練時，即舉行測驗，考察成效。如有未足，再於正期訓練之最後三週之中加以修正補強<sup>28</sup>。

測驗之外，另加演習。37 年 1 月 25 日，第四軍訓班舉行「剿匪大演習」。由三個尉官隊與軍士大隊編成演習團，由鳳山至新莊，全長四十公里，舉行夜行曉襲之演練。針對共軍之戰法，找出對應破解之道<sup>29</sup>。演習結束之後加以講評，並於 1 月 28 日舉行該期尉官及軍士隊的畢業典禮。蔣中正特頒訓詞，由孫立人代為宣讀。這些受過訓練的校、尉官與軍士中來自二〇五師者，即行歸建，把所學帶回原部隊，以幹部的身份，出而領導整個部隊，投入部隊訓練之中。第二期的尉官隊與軍士大隊，2 月 2 日開訓，3 月底、4 月初結訓。

如此，青年軍二〇五師的幹部，有一半在鳳山接受幹部訓練，另一半在部隊中帶領全體官兵，接受部隊訓練。經過整訓的二〇五師，

旋奉命整編，擴大成為陸軍第三十一軍。37年5月，三十一軍完成整編<sup>30</sup>。於待命重新投入戰場之際，孫立人還利用機會，將該軍甫行徵召入營的新兵予以補訓<sup>31</sup>。

特科總隊的訓練對象並不祇限於二〇五師的特種兵隊的軍官和軍士，軍訓班的畢業生以及其他行伍軍官亦在其內。訓練的重點有三：第一、技術作業；第二、步兵的基礎教育和體力訓練；第三、與步兵協同作戰的方法。蓋部隊是個靈活的有機體，各個部門除了必須緊守崗位，發揮本身的功能之外，更需要相互配合。當年作戰，最後勝負的決定在陸上，各軍種配合的主要對象，正是步兵。如何了解步兵的作業，與步兵一樣地發揮戰鬥力自然變成專業科目之外的另一個重點。因此，特種兵隊所有人均須接受與步兵一樣的基礎教育以及體力訓練<sup>32</sup>。（許遜 1989：127-128）

各種特科大隊的訓練地點多不在第四軍訓班本部。如騎兵大隊在臺中埔里及嘉義內角；砲兵大隊在臺南市郊；工兵、通信兵，以及機械兵在班本部附近的灣子頭<sup>33</sup>。其他還有若干種基地，分散在鳳山以外的許多地區。

整訓的同時，第四軍訓班亦從事若干類似培訓的工作。學生大隊是第四軍訓班的另一重點，甚至比上述幹部訓練班更為重要。另外，還有入伍生總隊、女青年大隊、以及臺灣在鄉軍人的訓練班。

學生大隊後來改稱學生總隊，共訓練五期，期別不從一號算起，而為第15、16、17、18及19期，俾與中央所轄歷年之各地軍官訓練班相配合。第十五期共有三大隊，於3月1日開始接受訓練（陸軍軍官學校 1969[第3篇]：243）。受訓的對象在前面三期包括中尉以下行伍軍官、優秀軍士以及青年軍的留營軍士。後面的兩期，則除了這三類以外，亦募集在入伍生總隊訓練期滿的入伍生<sup>34</sup>。由於受訓成員程度並不整齊，受訓的時間也因此而有所調整。例如第十五期的三個大隊，雖然同一天開學，有兩個大隊於6月20日畢業，另一個大

隊（第三大隊）則遲至 7 月 25 日才畢業。其他例如每個大隊開訓時間的不同，也影響到畢業的時間。（陸軍總司令部 1954a：99）

學生大隊訓練的期限，除了第一次開辦的第十五期為 17 週之外（第三大隊為 22 週），其餘四期均維持在 26 週，也就是半年的時間。受訓的課目，主要分為學課與術課。學課包括一般課程、政治課程、夜間教育、生活教育、以及內務整理。術課包括基本教練、兵器之使用與保養，以及戰術。學生以三人為一個小組，彼此相互評價，同時實施賞罰連坐之法。訓練是否合格，概以考試評定之，不合格者即予淘汰<sup>35</sup>。

入伍生總隊徵集大陸上流亡的知識青年。這些人受過風浪，吃過苦頭，又讀過書，接受訓練的能力與意願均高。為使他們能夠修得軍事的基本學識與技能，作為初級幹部的基礎，訓練時間亦訂為 26 週。重點在五方面：即同時從事政治、精神、紀律、生活、以及體力的訓練。並分三個階段實施，俾由淺入深：前 4 週實施精神、生活、體力、以及紀律教育；中間 13 週實施列兵應具備的基本學術與技能之傳授；後 9 週則重點在班長應具備的戰鬥指揮能力與教育方法。

入伍生訓練結束之後，出路有二：或者繼續深造，考入軍訓班學生大隊或軍校，或者擔任預備軍官；或者進入部隊，被選入軍校之教導營或撥編為裝甲大隊或步兵大隊。入伍生的訓練，到民國 40 年 9 月才告結束<sup>36</sup>。入伍生總隊的一部分，是幼年兵隊。

孫立人在印度練兵時，即有幼年兵隊。鳳山五塊厝以及臺南旭町營區的幼年兵隊的成立，是因為民國 38 年在京滬招收的知識青年之中，有一部分年齡太小，不適合一般訓練，因此依照舊法，於當年 3 月 18 日成立一個幼年兵隊。這群青少年，以江蘇人和浙江人為最多，學識程度從高中到高小，年齡從 17 歲到 9 歲。依年齡被分為三組：17 歲至 16 歲第一組；15 歲至 14 歲第二組；13 歲至 9 歲第三組。自 38 年春開始訓練，每期約半年。訓練的術科與學科，均視年齡大小與程度

高低而有所分別。40年4月1日又擴大收訓海、空、聯勤部隊之幼年兵，而成立幼年兵總隊，人數1,577人，至42年2月15日結束。（郭風 1950：40-42；陸軍總司令部 1983：76）

女青年大隊的組成，與軍中若干工作適宜女性擔任有關。這個「大隊」人數並不大，但受訓的時間很長，而且發揮了相當的功能。組成的時間也略晚，從民國38年4月才開始，到39年10月10日結束。結束之後，部隊並未解散，而改隸成立不久的總政治部，並且臨時又延長了三個月的訓練。由於那時第四軍訓班已經結束，乃改歸甫行復校的陸軍軍官學校代訓。

女青年大隊的成員，大部分是從上海招考來的高中學生，訓練期間人數約有四百多人，但結訓畢業時祇有296人。全隊分為三組：軍事服務（即政工）、社會服務（又分為社會教育與兒童福利兩小組）、與軍事衛生。各組之內，又依教育程度分為高級（大學及高二以上程度）、中級（高一與初三）、和初級（初中程度）。大隊長為四十開外的體育家史麟生上校<sup>37</sup>。（郭風 1950：27）受訓的地點，也不在鳳山本部，而在屏東市的阿猴寮。

爲了把臺灣本地曾經受過日本軍訓，服過日本兵役的青年組織起來，加以訓練，第四軍訓班亦奉命組訓，而成立「臺灣在鄉軍人訓練班」。臺灣省原有在鄉軍人，據38年11月臺灣省防衛司令部的統計，至少有17,583人。但是，並沒有必要把所有的人都招來訓練。依陸訓部的構想，十二個人之中抽訓一個人即已足夠。因此，從37年4月開始籌備，並以曾在印緬戰爭中，率領新三十八師第一一三團獨闖仁安羌救援七千英軍的團長劉放吾上校擔任班主任。第一期於37年11月，招訓臺北縣市、基隆市和新竹、花蓮縣的軍人204人；第二期招訓臺南縣、高雄縣市、以及屏東縣、臺東縣的軍人476人；第三期則廣對全省各縣市，共招訓682人。（陸軍總司令部 1954a：116）三期總共招訓1,362人。訓練地點原來散在臺中、基隆、高雄，38年5月以



後才改集中鳳山。

38年10月開始，臺灣在鄉軍人訓練班奉命改編，而為軍士教導團第一、第二團。第一團有四個營，第二團有三個營。第一團有官佐211員、士兵789人、學兵2304人；第二團人數較少，於12月1日編組成立<sup>38</sup>。即防衛司令部改為陸軍總司令部，軍士一、二兩團，又從39年7月1日起改編為「陸軍總司令部教導總隊」。惟總隊內部組織結構的變動並不大<sup>39</sup>。39年8月22日，又奉命再次改編，而成為「陸軍軍士教導總隊」<sup>40</sup>。

以上，是第四軍訓班訓練的主要幾類。除此之外，還受理體育幹部訓練、部隊體育訓練、儲備軍官訓練（詳見表四）；以及代辦海軍官校學生的入伍訓練<sup>41</sup>。（郭風 1950：33）

表四：第四軍官訓練班各類訓練畢業人數總表

班 別		期 次	時 間		畢 業 人 數		備 註
類別	次 類		期 長	起 ~ 迄	每 期	小 計	
學 生 總 隊	三大隊	15	17週	37. 3. 1.~37. 6. 20.	1,158	7,943	
	三大隊	16	26週	37. 7. 1.~38. 1. 11.	1,306		
	四大隊	17	26週	38. 1. 21.~38.10. 10.	2,002		
	四大隊	18	26週	38.11.13.~39. 6. 17.	1,604		
	四大隊	19	26週	39. 8. 20.~40. 3. 1.	1,873		
幹 訓 總 隊	校 官 隊	共18期	5週	36.11.17.~39. 9. 4.	共 993	17,491	
	尉官大隊	共13期	9週	36.11.17.~39. 7. 2.	共6,967		
	軍士一、 二大隊	共13期	9週	36.11.17.~39.10.15.	共9,551		
特 科 總 隊 (一)	騎 兵	共 4期	8週	37. 1. 26.~38. 4. 3.	共 509	5,094	
	砲 兵	共11期	不定	37. 1. 3.~39. 4. 30.	共1,194		
	工 兵	共10期	5~10週	37. 1. 15.~39. 4. 30.	共 809		
	通 信 兵	共12期	4~ 9週	37. 1. 12.~39. 7. 2.	共2,054		
	機 械 兵	共 7期	4~20週	37. 4. 11.~39. 4. 8.	共528		

班 別		期 次	時 間		畢業人數		備 註
類別	次 類		期 長	起 ~ 迄	每科(期)	小 計	
特 科 總 隊  (二)	人事經理	共 9期	3~ 4週	37. 1. 5.~38. 5.15.	1,385	2,431	
	射 擊	1	5週	37. 3.25.~4.28	114		
	情 報	共 5期	2週	37. 3.24.~38. 2.20.	568		
	文 書	1	5週	37. 3.18.~37. 4.26.	130		
	政 工	1	8個月	38. 6. 5.~39. 2. 5.	131		
2		2個月	39. 2.26.~39. 4.30.	103			
入伍生總隊 (含幼年兵隊)			26週				40年9月解散
女青年大隊		1				296	
軍士教導 第一、二團		1	26週	39. 1.22.~39. 7.31.		4,608	
合 計 (一)					38,863		
體育幹部訓練班			34週	39. 3.~			張煥龍為班主任 (2-128)
部隊體育訓練		初期訓練2-3個月		36~42	257,000		(2-129)
		正期訓練3-6個月			169,000		
		後期訓練5-24個月			33,000		
儲備軍官 訓練班(一)		1	5週	38. 5.29.~38. 7. 5.	1,920		後擴編為第六 突擊總隊，該 班解散。
儲備軍官 訓練班(二)		共 2期	8個月	39. 2.12.~40. 7.15.	5,322		
合 計 (二)					466,242		

資料來源：1.陸軍總司令部第一署編製，陸軍人事統計概要，民國43年2月。

2.李邦芬，漢家營，手抄本。

3.陸軍教導總隊編制案(民38.11.~40.5.)，陸軍總司令部民國39年7月13日網電第235號代電。

說 明：1.李邦芬的統計多與陸總第一署者不同，茲從陸總。

2.第四軍訓練班脫胎昇華為陸軍官校之後，其部份訓練工作仍持續進行，至民國42年(1953)才全部結束。

3.入伍生總隊以及體育幹部訓練班等的畢業人數為何，以及其他若干目的內容，均仍待查。

## 伍、臺灣新軍訓練的特色與成效

以短暫三年的時間，用為數一至二千的幹部，訓練數十萬人次的部隊、官佐及士兵，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訓練的對象五花八門，而且訓練要「立竿見影」：能夠投入戰場，並將敵人擊敗。這是硬碰硬的工作，沒有紮實嚴格的訓練課程與方法，結訓之後遭遇敵軍就可能慘遭擊潰。職是之故，第四軍訓班以嚴格見稱，訓練的過程本身極艱苦。而在結訓之後，負責施訓的人還需擔心能不能打勝仗。這對負責施訓的人而言，無疑是一種極大的壓力。此種壓力，在一般的戰爭時期中即甚可觀；遇到我軍處於劣勢，甚至兵敗連連，軍心渙散，而且外援斷絕<sup>42</sup>，民心已失的時節<sup>43</sup>，則遠為嚴重。其程度之深，自非身歷其境者所能想像。

陸軍訓練司令兼第四軍訓班班主任的孫立人中將，在臨危授命之下，究竟如何來展開訓練？

訓練工作本身，也是一種團隊合作的運用。沒有一批幹部，在孫立人領導下，能夠如臂使指般的如意運作，決無可能達成任務。從表三可知，軍訓班的幹部，簽准調用與到部服務的人數相差極大，特別是中央嫡系的黃埔官校與陸軍大學的教官，至民國 37 年 1 月底尚無一人到部。孫立人的老幹部，也就是原來新一軍的部屬，來部報到者則超過百分之百。這批為數 479 人的幹部，其領導人絕大部分均係從民國 27 年開始，即已跟隨孫立人中將在貴州練兵的官佐及學員。如副司令賈幼慧，就是當年「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幹部教練所」軍官隊第一期的上校隊長<sup>44</sup>。葛南杉、唐守治在當年為上校教育長；田世英為上校教官；趙狄、劉放吾、胡焜、郭立、陳鳴人為少校隊長；王筠、孫克剛、楊振漢、蘇醒為上尉副官、教官、或隊附；王勻、蔣又新、孟化新等為少尉區隊長、教育班長、或區隊附；魯廷甲、江雲錦、蔣元、郭廷亮、田世藩等則分別為軍官隊、軍士隊、學員隊的的學生<sup>45</sup>。

後來在印度、緬甸、廣州、以及東北練兵時的幹部與學生，亦有多人加入第四軍訓班的行列<sup>46</sup>。

在貴州練兵時，受訓班隊的類別，計有軍官隊、軍士隊、學員隊、學生隊、特業兵、重機關槍、以及通訊七種<sup>47</sup>。在印度練兵，以森林戰為重點。俟反攻緬甸作戰開始，新三十八師即採一面作戰一面整訓的方法。於密支那整訓時，即成立教導總隊<sup>48</sup>。這個教導總隊後來一直沿續下來，轉移到廣州<sup>49</sup>、長春等地<sup>50</sup>。（楊義富 1991：166-167）但是專業的分工並不頂細，而且作戰的對象，早期均為日本部隊，與後來對付共軍不同。因此到了第四軍訓班，其專業分科的內容，不但更加細緻，作戰的要領、戰爭的目的、戰術、戰略的應用也有所變異。雖如此，孫立人練兵的基本要領，則早已確立。

「義勇忠誠」是他的部隊的中心信條。其中，以「誠」字為最重要。所謂「待之以誠，教之以嚴，患難相依，生死與共」<sup>51</sup>，是他練兵的基本態度。而「誠」又與「拙」不可分。他認為「拙」代表腳踏實地，確實不含糊的演練工夫。

憑以練兵的教材範式，孫立人除兼採當時世界上的兩大系統之外，更希望建立一套適合中國人的軍訓制度。當時中國從事軍事的現代化，時常仿習世界上的軍事強國。而且，那一國留學回來的，就說那一國的訓練方法好。日本強盛的時代，便說日本好；德國強盛的時代，便說德國好；接受俄援時，用俄國的一套；接收美援時，又用美國的一套，長年以來，一直變動不居，無有定見。孫立人試著要走出自己的一條路，把具有現代精神的軍事訓練「本土化」。他說<sup>52</sup>：

我們現在所要建立的，便是一支中國式的軍隊，不是德式，也不是美式。我們所用的飛機、降落傘、槍砲，雖然是外國的東西，但我們在精神上不應該盲從、抄襲，一切訓練要適合國情，適應民族性，以期造成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

他接著分析美英及德日的兩套系統的優缺點。他說<sup>53</sup>：

世界各國軍事，可分為兩大系統：一為英美系統，一為德日系統。……英美軍事的長處，就是活潑、自動自發，短處就是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生活浪漫鬆懈，沒有耐性。德日軍隊的長處，是整齊、嚴肅、精確、細密，短處是過於制式，缺少機動，形成呆板機械。

本土化的基本要領，其為兼有兩大系統的長處，再配合中國人的體型、性格、與國情。他時常舉曾文正公所言：「但取適吾口者，嗜之得飽而已。」他曾經公開否認第四軍訓班的訓練完全採取美式的：「我們的訓練方法是採取了美式的活潑自動和德式的嚴格確實二大優點，再加上我們中國軍隊固有的耐勞忍苦的良好習慣，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革命犧牲精神，自成一種典範。」（郭風 1950：2）然則，這僅是孫立人的哲學。在當年國是日非的惡劣環境裏，此種練兵哲學又究竟如何落實呢？

民國 36 年可以說是國民政府主政以來最大厄運的開端。當年 2 月，遭逢美國的斷絕援助，有新式訓練與裝備的國軍，以有槍無彈，在華北慘遭共軍擊潰，而臺灣又爆發二二八事變。此後，東北的局勢日壞，國共兩軍 3 月 3 日大戰於長春、松花江之間；3 月 19 日戰於陝西延安；4 月 4 日戰於魯中；4 月 16 日戰於陝、甘、寧邊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4）5 月，局勢更劣。林彪第五次對新一軍發動總攻擊，新一軍新三十師項殿元團遭受圍攻殲滅。（許逖 1989：112-115）7 月 4 日，國民政府下令全面戡亂，即行停止復員，重整陸軍。（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7：306）月底，中共之奧援俄軍侵入新疆，8 月，俄軍再占旅順、大連，扶植共軍，南北夾擊。反觀國府所期待之奧援美國，正於此時一方面派遣馬歇爾將軍來華組成三人小組，一方面復突然中斷對國府的軍援，從政治干涉與軍事空洞化兩方向掣肘國軍。

孫立人此時奉命練軍，即刻遭逢若干難題：

一、財政匱乏，經費短缺。鳳山一地，除了營區房舍年久失修之

外，各項教學以及軍用器材均付諸厥如，部隊服裝，甚至日常三餐亦均不足。吃飯時沒有餐廳，亦無餐桌，祇有一人一張短凳，捧著飯碗，席地圍著一道大鍋菜<sup>54</sup>。(郭風 1950：22；揭鈞 1991：167-187) 穿衣服，祇有粗布，而且官長與士兵相同。爲了愛惜衣物，平常操練祇穿一條紅短褲，戴著一頂草笠。民國 38 年 7 月，國民政府廢金元券，改發銀元券，紙幣不斷變值，物資奇缺，復無外援，終至金融制度全面崩潰。

二、大量部隊開入臺灣，番號建制快速擴大，局面急遽複雜化。自民國 37 年初，至 39 年 3 月蔣中正復職，駐臺的部隊從 37 年的 25,510 人，到 38 年 1 月的 28,279 人；6 月的 68,804 人；9 月的 158,826 人；12 月的 173,393 人；39 年 3 月的 192,168 人。其後，復有撤自舟山的 135,751 人，撤自海南島的 73,311 人，以及越南歸國的 16,289 人。(陸軍總司令部 1954a：9-14) 在很短的三年時間內，駐臺軍隊單是陸軍方面，即從兩萬五千人飛增爲至少四十四萬人。

三、統一訓練不易。孫立人中將以新一軍軍長之資歷，奉派駐臺練軍，訓練的對象並非新一軍，而是其他許多不同番號的部隊，最先是青年軍二〇五師、二〇四師，後來更及於八十軍(二〇一師及二〇六師)以及自舟山、海南撤回的國軍<sup>55</sup>。由於祇有訓練而無指揮之權，且各部隊又有自行整訓的慣例，因此每每不聽調度，導致事倍功半。孫立人不得不上書參謀總長顧祝同，函中言及：「…惟訓練猶于指揮，必也能如臂之使指，始可推進事功，而期速效。可否懇請 鈞座授職以在臺與及將來臺部隊之編練全責，俾職能竭其愚忠，盡其駑駘，劃一訓練步驟，爭取訓練時機，……<sup>56</sup>。」同時更派遣副主任唐守治，專程進京面秉各項困難<sup>57</sup>。案經顧祝同函復同意。責成：對在臺及將開臺之陸軍各軍師，均由陸訓部「統一訓練」，以期「迅速劃一」<sup>58</sup>。

四、部隊人心渙散，不滿現狀者有之，逃亡者有之，自殺者亦復不少。而中共兵運份子潛伏其間，使情況更加惡化。顧祝同即曾來函

示警，曰：「據報：共匪兵運份子潛伏臺南入伍生總隊內，進行兵運工作。而該總隊內部情形複雜，且因招考時係學生名義，現則士兵待遇，致不滿現狀心理極為普遍，……<sup>59</sup>。」逃亡的情況，疑於民國38年底達到高潮。惟據有限的統計資料顯示，39年4月開始的逃亡的士兵人數（及其比率）如下：4月，4,328人（1.3%）；5月，2,767人（0.8%）；6月，2,155人（0.6%）；7月，3,486人（1.0%）；8月，2,838人（0.8%）；9月，2,875人（0.8%）；10月，2,464人（0.7%）；11月，1,984人（0.6%）；12月，1,950人（0.6%）。十個月的逃兵總數為24,847人。（陸軍總司令部 1954a：36-37）民國39年在臺國軍人數，年初約二十萬，年底約四十萬。而截至10月，其逃亡人數約兩萬五千人。逃亡的比率在5—10%之間。逃亡者如是之衆，自殺者亦復不少。其自殺人數，在38、39年必定極高，惟仍缺統計資料。民國40年則為：軍官129人（其中96人死亡）、士兵378人（其中295人死亡）；41年：軍官93人（其中65人死亡）、士兵399人（其中294人死亡）。（Ibid.：41）

在兵敗如山倒的局面下，孫立人在鳳山，一如往昔，仍然高舉「義勇忠誠」的新一軍軍訓<sup>60</sup>，強調以「國家」、「人民」、「責任」、「榮譽」作為軍人的四大中心觀念<sup>61</sup>，要求軍訓班學生「要有強忍的精神」，「多做事，少批評」，「要批評先批評自己<sup>62</sup>。」並以實際行動支持蔣中正：38年12月1日正當國民政府危如累卵之際，他致電蔣經國，明言：請領袖退至臺灣<sup>63</sup>。同年4月，更早已提出建言：黃埔軍官學校可在臺灣建立陸軍分校，不須勞神另覓處所，但以第四軍訓班充之<sup>64</sup>。

以這種心態，在國難最殷之時負責訓練，孫立人強調的，「第一是『確實』、第二是『確實』，第三還是『確實』<sup>65</sup>。」而其重點有二：第一、體能；第二、射擊技術。

由於中國歷代重文輕武，對體育亦不重視，因此國民體格孱弱，

嚴重影響部隊素質，而成爲中國國勢日落的主因。因此在訓練司令部專設體育機構，羅致體育教官。並在各兵種的初期教育計畫中，都強調體育，以體育爲訓練重心，要求從部隊長至士兵一律參與訓練。

初期訓練以連爲單位。其主要訓練項目計有：初步運動、草坪運動、田徑運動、爭鬥運動、持槍運動、枕木運動、競賽、行軍、和球類遊戲等。目的在「改正士兵身體不正常發育的部分」，鍛鍊堅強的體魄、靈活的動作、和持久的精神。同時，把運動場當戰場，寓戰鬥動作於遊戲之中，對官兵戰術思想的啓發，也有莫大助益<sup>66</sup>。

初期訓練約二至三個月。之後，繼以正期與後期訓練，正期需時三至六個月，後期需要六個月到兩年，項目包括劈刺、格鬥、游泳、五百公尺超越障礙、手榴彈投遠等等。（李邦芬 1979:71）

行軍訓練也是體能訓練的一部分，各兵種一般性的重點課目。由單純的行軍訓練，到「有敵情」的戰備行軍，規定砲兵須達到日行 40 公里，夜行 30 公里而不感疲勞的標準。步兵和其他特種部隊，則要做到每日行 50 公里，連續三、四日戰備行軍的能力，（李邦芬 1979：194）而且每次行軍，部隊長都要親自領隊。

射擊訓練亦特別強調。體能訓練可說是一切訓練的基礎，但練軍的目的不僅止於此，能克敵制勝，才算達到任務。戰鬥技能的訓練殊屬必要。戰鬥技能中最基本的就是射擊。射擊精確，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命中率的提高，更直接影響戰士們的信心和士氣。（方寧 1963：28）

任何兵種都要有精確的射擊技巧。例如傘兵。傘兵的功能絕不僅止於在敵後降落，而且更應包含將敵人消滅。要消滅敵人，首要搜索敵情，次在占領要地，最後則爲殲滅或擊潰敵人。在這個過程之中，隨時隨地會與敵人遭遇。與敵遭遇，即加以消滅的最好方法不外乎射擊。而想要有熟練的射擊本領，惟有從「確實」兩字下功夫<sup>67</sup>。因此，第四軍訓班時常舉辦實彈射擊的演練與比賽，使得其部隊的射擊能力



之高，「有點令人不敢置信」。(李邦芬 1979：114) 射擊的項目，則包括步槍、輕機槍、重機槍和八一迫砲等。

經過基本訓練，以及各該官佐所屬兵種之學科、術科、生活、精神等等訓練之後，第四軍訓班的畢業與結業官佐的表現，一般各界均給予正面的肯定。

茲先以首度接受部隊訓練的青年軍二〇五師舉例，再介紹接續其後的二〇一師。在第四軍訓班人員的協助之下，其六一四、六一五、六一三三團，分在臺中、臺南、鳳山整訓，同時更新設備，充實兵員。(圖一：陸軍第二〇五師兵力駐地要圖) 擴大為第三十一軍，轄二〇四、二〇五兩師。37年8月，曾以二〇五師與二〇四師舉行團對抗，「成績至佳，頗得上峰好評」。9月中接受陸總及美軍顧問校閱，亦得到「一致讚揚」。(曹伯一、蔣永敬、華力進 1986：170) 後來調赴大陸作戰，可惜兩師被分開調派，二〇四師赴青島，二〇五師赴東北，旋轉華北，未能得到合作的機會，三十一軍未能發揮戰力。但二〇四師於同年11月出擊，首戰獲捷。由於戰績優良，翌年4月，即奉命南調拱衛首都；5月，參加上海保衛戰，均著有戰績。(曹伯一、蔣永敬、華力進 1986：158) 二〇五師則除於37年12月曾派一部出擊外，未得作戰機會，而於翌年元月與北平同陷敵手。

二〇一師於37年7月至鳳山五塊厝地區整訓，並於38年8月在馬尾，以副師長閔銘厚率第六〇三團，團長呼之舟上校，單獨對抗共軍第二十九與第三十一兩軍，雖多傷亡，但斃傷敵逾萬，且達成掩護大軍撤退之任務，深受上峰獎勵。另外兩團，防守金門，更於10月24日至25日，單獨對抗敵第二十八及二十九軍各一部的一萬五千餘人以螞蟻戰術施行的登陸戰<sup>68</sup>，雖傷亡五百三十餘人，但戰志高昂，以雕堡戰法死守陣地，有效遏止敵之登陸，其後配以第一一八師戰車營，及第十四師的反擊，於27日將共軍全部就殲，造成舉世聞名的金門大捷。該師亦因此一戰果，得總統頒授榮譽虎旗一面。(曹伯一、蔣永

敬、華力進 1986：111)

這一個金門大捷，瞬間扭轉了國軍對共軍自民國 36 年以來一面倒的頹勢。所謂軍心已失的局面，到了民國 38 年的光復節那天，似乎逐漸成爲過去。從此開始，臺、澎、金、馬連爲一體，反共的堡壘於茲建立。

## 陸、結 語——從演化到昇華

民國 34 年 8 月日本投降，到 39 年 12 月國民政府撤守臺灣，中間相隔五年有餘。在這極爲短暫的五個年頭裏，中國內部變化之大，無人可以逆料，其中自然包括臺灣在內。而臺灣的這五年，又可細分爲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有七十軍、六十二軍等的接收臺灣，以陳儀上將的角色最重；第二階段爲時數月；二二八事變在軍事真空下發生，彭孟緝中將扮演關鍵性角色；第三階段始自事變發生後五個月，陸軍訓練司令部及第四軍官訓練班來臺設立，由孫立人中將主司其事。

前面兩個階段，學界在過去幾年來有深入而廣泛的討論，但對第三階段，則似乎尙無專文加以涉獵。本文應係四十年來之首次。由於是第一次，嘗試的性質較濃，而且還有許多不甚清楚之處，有賴進一步探究。

本文發現，孫立人中將在臺主司軍訓的時期，從臺灣軍事建設的觀點來看，無疑是正面的，積極的。以上所舉青年軍二〇一、二〇四、二〇五師的例子，是第四軍訓班以及陸訓部衆多訓練結晶的一小部分範例。蓋臺灣軍事地位之所以站穩，國防安全之所以確保，所賴者絕非一、二人，或以少數幾個師的力量，在幾個戰役上的表現，而是國軍整體合作的成果。

當時來臺的國軍，自 36 年秋以迄 42 年，絕大多數均曾在孫立人所領導的陸軍訓練司令部與第四軍官訓練，（以及後來由陸訓部脫胎

而成的臺灣防衛司令部、陸軍總司令部和臺灣防衛總司令部，以及由第四軍訓班昇華而成的鳳山陸軍軍官學校）受過一種，甚至多種的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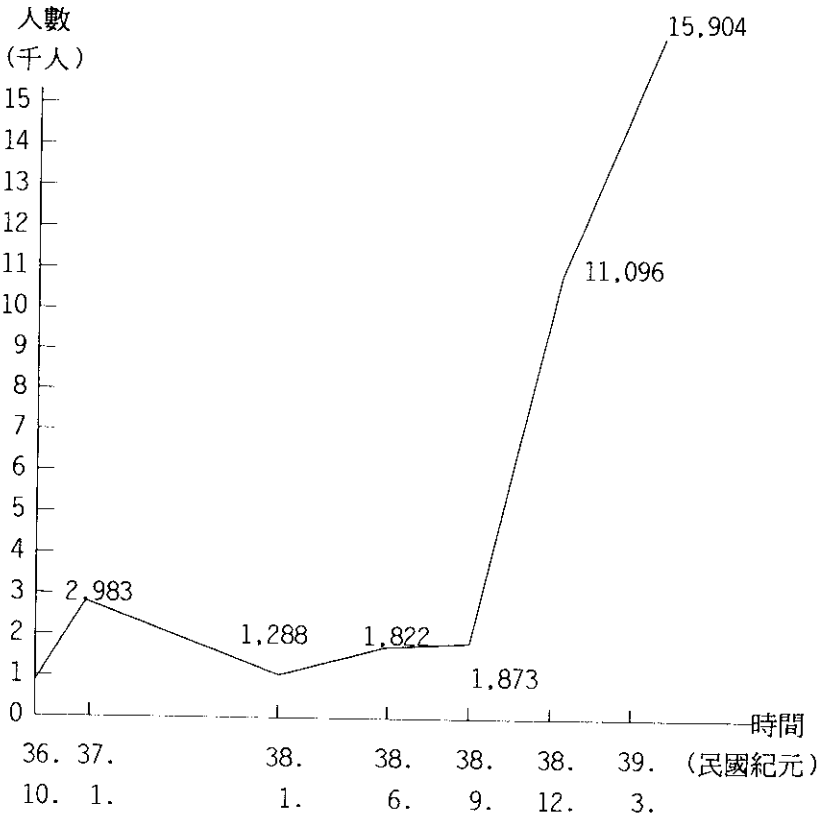
由於擔負的責任日趨重大，第四軍訓班的編制曾有相當幅度的擴充。當然，由於局勢動盪，其間仍有若干起伏。民國 36 年底，以陸訓部不到一千人，第四軍訓班亦不到千人的陣容，雖然後來由於任務加重，第四軍訓班的人員有所增加。民國 37 年 1 月達到 2,983 人，翌年 1 月則又縮減為 1,288 人；6 月為 1,822 人；9 月為 1,873 人；12 月為 2,271 人，且另有入伍生總隊 7,874 人；女青年大隊 296 人；四二迫砲大隊 150 人；以及臺灣軍士教導一、二團的 495 人。迨 39 年 3 月，第四軍訓班本身有 2,619 人，另轄入伍生總隊 6,818 人，軍士一、二團 6,053 人，女青年大隊 414 人。綜合計算，則第四軍訓班的編制及所轄各隊之人數，自 36 年秋至 39 年春，變化十分之大。（見下圖）

陸訓部以及第四軍訓班，其存在僅有三、四年的時間。在這麼短暫的時間之內，所發揮的功能，就量而言，訓練了大約五十萬個人次；就質而言，則鼓舞了士氣，提高了戰志，並且開始扭轉臺灣本地人自光復以來對國軍的惡劣印象。而且，最重要的，其為訓練出足以擊潰來犯共軍的部隊。

經過回爐整訓之後的部隊，不但不再像大陸上的許多國軍不戰而潰，而且面臨多出數倍的敵人時，既能殺傷敵軍，具備高超射擊技能，更可徹夜死守，不自退縮，其體力與戰志均充沛昂揚。中國的歷史，從這個地方改寫，民國 39 年 10 月，第四軍訓班更進一步脫胎換骨，升格為臺灣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藉著黃埔陸軍官校的重建於鳳山，臺灣建軍的工作，至少在陸軍方面已經篤定。蔣中正一手創建的國民革命軍的搖籃，由於上述諸人的努力，終於成功地播遷到臺灣。國軍開始穩住陣腳。其後，在蔣中正領導下，全體將士用命，重建國防基地於臺灣。於此關鍵性的節骨眼上，第四軍官訓練班扮演了觸媒的角

色。

圖二：第四軍訓班直轄幹部學員生數量變遷圖 (1947-1950)



資料來源：陸軍總司令部第一署編製，**陸軍人事統計輯要**，民國43年2月，頁9-10。

說明：民國39年3月以後的情況仍待查，惟已知入伍生總隊之內的幼年兵營原來祇有陸軍的數百人，後來擴大收訓海、空、及聯勤子弟兵，因此人數劇增。

## 註 釋

- 1 本文作者也有相同看法。參見拙作：Chu Hong-yuan, "The Evolutionary Nature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ference paper for the 3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S.A., 1991.
- 2 「陸軍訓練司令部工作報告(36年)。」陸軍訓練司令部民國37年2月3日臺立(卅七)地字第4110號代電之附件。以下簡稱「陸軍訓練司令部工作報告(36年)」。
- 3 張玉法、陳存恭、朱滋源主訪：孫立人先生訪問紀錄(稿)，頁25。
- 4 同上。
- 5 孫立人自述，孫太平筆記，原稿，冊1，頁131。
- 6 同上，頁165。
- 7 孫立人官籍表(民國36年)。青天白日勳章僅次於國光勳章，優於寶鼎、雲麾、忠勇、忠勤……等所有勳章。但采玉與中山勳章不算在內。參見：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編印，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勳獎章圖說，民74。
- 8 我國在抗戰期間，於陝、豫、川、鄂、黔、桂、湘等省訓練部隊，並於民國31年在貴州扎佐建立陸軍演習場，規模至為宏大。一面與敵作戰，一面加緊訓練是當時的策略。
- 9 陸軍訓練司令部工作報告(36年)。
- 10 同上。
- 11 改名的確實日期仍待考。
- 12 陸軍訓練司令部工作報告(36年)。
- 13 同上。
- 14 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編印，日本佔領臺灣期間之軍事設施史實，民

- 國 37 年，附圖第 9。
- 15 臺灣警備總部，臺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書（民國 35 年 4 月），第三篇，「臺灣地區降敵之概況」。
  - 16 臺灣地區軍事接收委員會下分七組，其中陸軍第二組負責臺灣中部以南陸軍之接收，軍政組負責軍用物資、憲兵組負責全島憲兵、海軍組負責高雄警備府司令部、以及空軍第二組負責南部地區的軍、民用飛機場、廠、倉庫之接收，均與高雄有關。
  - 17 六十二軍沿革史（民國 36 年），國防部史編局檔案。
  - 18 臺灣警備司令部，臺灣光復案專輯（民國 34.10 ~ 35.8.），卷十：「爲呈送臺南佔領計畫一份由」，陸軍第六十二軍軍司令部參一字第 005 號代電，民國 34 年 11 月 19 日。
  - 19 六十二軍沿革史（民國 36 年）。
  - 20 四訓班大事記。
  - 21 後由陳麓華、孫成城、辛鍾珂上校繼任。
  - 22 後由吳燦楨（教務組長）、王善從（訓練組長）上校繼任。
  - 23 後來由張長有中校、洪同上校繼任。
  - 24 以上資料出自：李邦芬，漢家營，手抄本，頁 85。
  - 25 陸軍訓練司令部工作報告（36 年）。
  - 26 四訓班大事記。
  - 27 陸軍訓練司令部工作報告（36 年）。
  - 28 同上。
  - 29 四訓班大事記。
  - 30 孫立人函鄭洞國，民國 37 年 5 月 8 日。
  - 31 孫立人函鄭洞國，民國 37 年 6 月 15 日。
  - 32 孫氏練兵，最重視基本教練。
  - 33 李邦芬，漢家營，手抄本，頁 117。
  - 34 李邦芬，漢家營，手抄本，頁 92。

- 35 李邦芬，漢家營，手抄本，頁 111。
- 36 李邦芬，漢家營，手抄本，頁 118-121。
- 37 史上校北平師大體育系畢，抗戰前為中學校長。及抗戰軍興，學校又被毀，乃投筆從戎。
- 38 陸軍教導總隊編制案（民 38.11. ~ 40.5.）。國防部史編局檔案：「電呈軍士教導第一、二團於 12 月 1 日編組成立祈核備」，臺灣防衛司令部，勝宜字第 1298 代電，民國 38 年 11 月 28 日。
- 39 同上，「軍士一、二團自七月一日改編為本部教導總隊」，陸軍總司令部網織第 253 號代電，民國 39 年 7 月 13 日。
- 40 同上，「核定陸軍軍士教導總隊編制」，國防部卅九堅城第 0895 代電。
- 41 入伍訓練為期三個月。
- 42 美國在 36 年 2 月決定斷絕對華的軍經援助，使華北地區國軍有槍無彈，境遇惡劣之至。參見美國海軍上將柯克在國會的證詞：“*Testimony of Charles Maynard Cooke, Admiral, USN, Friday, Oct. 19, 1951.*” 其言曰：While I was there in February the Nationalists suffered a very serious defeat in the western part of Shantung Province of which Tsingtao is the port, and they lost about seven divisions..... a number of divisions were the best divisions equipped with our guns and had a very serious shortage of ammunition. That was in February, 1947.
- 43 中國境內正逐漸籠罩在對蔣的威權統治不滿的氣氛之中。至民國 38 年而達到高潮。
- 44 孟化新編，陸軍新編第三十八師教導總隊各期學員生同學錄（原名「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幹部教練所本部官佐通訊錄」，貴州，該所，民國 29 年 2 月），民國 79 年 7 月 7 日，影印裝釘，無頁碼。

- 45 同上。
- 46 例如擔任學生大隊第一大隊大隊長的閔銘厚少將及第三大隊大隊長的鄧超中校等，其人數衆多。
- 47 孟化新編，同上。
- 48 參見：孫立人，「在密支那對教導總隊學生講演」（33年10月31日）。
- 49 參見：孫立人，「教導總隊第一期學員隊畢業同學錄序」（35年2月）。
- 50 新一軍東北整訓詳情仍待查。
- 51 「待之以誠、教之以嚴、患難相依、生死與共——新軍保姆孫立人司令官書告臺灣入營軍士家長」，民國39年2月16日。
- 52 孫立人，「傘兵的功用與未來的展望」（民國39年5月）。
- 53 同上。
- 54 羅超群攝有當年照片極衆。
- 55 有第19、52、67、75、87軍等撤自舟山；第4、32、62、63、64軍撤自海南；第6、18、45、50、52、75、80、87軍等撤自越南。撤來之人數，各軍不等。
- 56 孫立人函顧祝同（38年2月19日）。
- 57 參見：孫立人函顧祝同（38年2月23日）。
- 58 顧祝同函孫立人（38年2月28日）。
- 59 參見：顧祝同函孫立人（38年7月17日）。
- 60 參見：廖君澤藏：臺灣軍士教導團同學錄，民國39年6月，「團訓」。該團的團訓也是義勇忠誠。
- 61 孫立人，「對第四軍訓班十八期畢業同學訓詞」（民國39年6月17日）。
- 62 同上。
- 63 孫立人電蔣經國（38年12月1日）。



- 64 孫立人函顧祝同(38年4月28日)。
- 65 孫立人在「傘兵的功用及未來的展望」(民國39年5月)所言，即其一例。
- 66 孫立人，「軍中體育訓練的重要和實效」(民國39年)。
- 67 孫立人，「傘兵的功用與未來的展望」(民國39年5月)。
- 68 朱浚源主訪，李志鵬先生訪問紀錄(稿)。

## 參考資料

李邦芬，漢家營，手抄本

孫立人自述，孫太平筆記，原稿

孫立人個人檔案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

1948 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編印，日本佔領臺灣期間之軍事設施史實

1950 臺灣軍士教導團同學錄

1951 Admiral Charles M. Cooke, Personal files

1954 陸軍總司令部第一署編製，陸軍人事統計輯要

1988 張玉法、陳存恭、朱浚源主訪，高惠君紀錄，孫立人先生訪問紀錄(稿)

1989 朱浚源主訪，李志鵬先生訪問紀錄(稿)

1990 孟化新重印，陸軍新編第三十八師教導總隊各期學員生同學錄(原名「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幹部教練所本部官佐通訊錄」，貴州，該所，1940年2月)

方寧

1963 孫立人與緬戰。香港：太玄出版社。

李邦芬

1979 **血汗保臺灣**。高雄：天才出版社。

孫克剛

1946 **緬甸蕩寇志**。上海：時代圖書。

許 遜

1989 **百戰軍魂——孫立人將軍**。臺北：聯懋文化基金。

郭 風

1950 **時代的尖兵**。香港：寰球出版社。

陸軍軍官學校

1969 **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 12 篇。鳳山：陸軍軍官學校。

陸軍總司令部

1983 **陸軍在台建軍史（一）**。桃園：陸軍總司令部。

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

1954 **陸軍沿革史初稿**。臺北：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

曹伯一、蔣永敬、華力進（主編）

1986 **青年軍史**。臺北：青年軍聯誼會總會。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1984 **國軍六十年大事年表**。

1985 「抗戰中的軍事訓練」，見**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上冊。  
臺北。

1987 **國民革命建軍史**。

揭 鈞

1991 **小兵之父：孫立人將軍側記**。臺北：躍昇文化。

楊義富

1991 **四川驕夫**。臺北：文化大學出版社。

Chu, Hong-yuan

1991 *The Evolutionary Nature of Chinese Revolution*. Virginia : Conference paper for the 3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Fairbank, John King

1987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